

朱德傳



編 眞 德 陳

行發社譯編物讀時戰

朱 德 傳

陳 德 真 編

戰 時 讀 物 編 譯 社 出 版

朱 德 傳

版權
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再版

編者 陳 德 真

出版者

戰時讀物編譯社

上海四馬路中市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十二號

發行者

戰時讀物編譯社

上海四馬路中市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十二號

經售處

廣州生活書店
重慶北新書局
長沙明明書局
全國各大書店

每冊實價一角

朱德傳

目次

(一) 傳記	一
(二) 在前線	一六
(三) 印象記	二四
(四) 回憶	二七
(五) 論日軍	三二
(六) 抗戰到底	三三
附錄	
關於八路軍的種種	三八

一 傳記

全世界都知道這個人。在中國更不消說了；在上海，在廣州，在福建，在江西，在湖南，在四川，幾乎在全中國，無論南方與北方，無論城市與鄉村，一提到他的名字，就會驚奇與愉快，也會忌恨與恐懼。他的名字，大聲叫出來時，會使勞動人民滿面顯出快樂的微笑，也會使地主，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強盜——凡是靠榨取大中華人民的血汗來維持生活的寄生蟲，莫不心驚膽戰，而顯出一副怪頭怪腦的惡相。

老百姓於茶餘飯後，往往撰出一些三國演義式的傳說，描寫當今中華民國的新英雄，描寫他們怎樣毀破數千年來舊社會的惡勢力和吃人的惡制度，怎樣打碎帝國主義束縛我國家與人民的鎖鍊。這些故事，又歌頌那些新英雄，在舊的國家的廢墟上創造新的國家，引導人民走上新的光明的生活。朱德在這些傳說中，就表現為世

間無雙的將才，天下無敵的英雄，是民間痛苦的神醫，是受苦受難受壓迫者的救星。民間曾有這樣一段傳說：

「從遠方山上來了一個人。他比什麼樹都要高些。手中發出火簇，熾滅他的敵人。他的敵人，也就是老百姓的敵人。他一眼可以望百里。無論什麼，都逃不出他的眼力。他的軍隊，無窮無盡；全體老百姓都跟他跑。連洋人也嚇得紛紛逃命，抱頭鼠竄。他是一個好人，沒有什麼架子，可是，講起氣力，英勇和智慧，就沒有人比得上他。他有時睡在山上，有時睡在田間，老百姓大家都保護他。他一醒了，就引導大家繼續前進。他有萬夫不當之勇，排山倒海之力。他走遍天下，到處救苦救難。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各省的人民，到處都愛護他，大家都愛護他。我們老百姓出了一個他，大家送他一個最響亮，最普通的名字——這就是朱德」。

這個故事，是實實在在的，沒有什麼粉飾，牠已把偉大的人民領袖，賦有天才

的革命將領，中國英勇紅軍的總司令朱德，描寫得逼真逼像了。這個故事，把這個大中華人民底領袖與英雄形容得確當。

朱德是四川人。他在華南及西南一帶過了最長久的生活。他做過多年苦力。肩上手，磨成了厚皮——這是無產者慣有的標記！他親眼觀察了中華人民長期痛苦的生活。中國鄉村帶上了封建的鎖鍊，受盡了野蠻的剝削，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而城市工人，則受雙重的箝制；受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的兩重壓迫，過着最貧苦的生活，——這一幅慘酷的景象，在他的腦海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痕。於是他胸中燃起了怒火，可是他的偉大堅強的意志，把這種怒火暫時遏住了。他的秉賦，是驚人的英勇，配上明於分析的理智。他深知『孤掌難鳴』。他也知道，火花一落在千百萬民衆的人叢中，便會燃起偉大革命的烈火。

他在前一時期，久已受過生活嚴格的鍛鍊，而富有非常的革命偉績，遭遇過窮困失意的挫折，有了堅忍的意志涵養。他積極參加辛亥革命，他亦參加過雲南起義

，討袁護法。他在迷霧一般的前景中，看出了人民將來的解放。革命太陽，一定會把滿天燦爛的光芒普遍照耀自由的大地。

朱德真正是中華民族的產兒。他來自民間，不但善於保持他與羣衆的聯系，而且善於加深和加強這種聯系，使之成爲永遠親密的關係。他犧牲一切，爲人民服務。中華人民生出了他，賦以一切驚人的才幹。他在任何條件下，在任何環境中，往往顯出他特有的聰明，顯出他對羣衆的心理與情緒有最精細的了解。他在五十年生活中，表現了真正民族領袖的偉大與謙虛。他把羣衆的痛苦，看成自身的悲劇。可是同時在巨大事變的歷程中，自己也遭受過沉重的打擊，他却不覺得痛苦，而無形無聲地忍受過去了。他在一切鬥爭的領域中，總是首先替人民謀利益，領導他們去爭取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

他在雲南講武堂，第一次才學習軍事學。他即刻看重了軍事技術對於人民鬥爭的重大意義。從這時候起，便成了最有才幹的學官，而教官自己還沒有學全，實在

無法教他，於是弄得手足無措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學生比教官超過好幾等的。數年後，朱德返雲南，又踏進了雲南講武堂；可是這一次却是當教官。他教授過笨頭笨腦的軍官子弟，同時他把這些份子仔細研究過。到了不久的將來，他便在革命戰爭中，給了他們非常驚奇的實際教訓。

他在中國軍界，具有大軍事家的名望。中國大軍閥們爭欲羅致朱德為己用，常因此而互相爭鬥。沉默的朱德，看着他們互相傾軋，不禁暗自發笑：他自己早已選定了人生的道路。

一九一七年十月大革命轟動了全世界，在中國也得到響亮的回聲。中華民衆已激動起來了，智識界先進的革命分子，也鼓舞起來了。於是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朱德便成了共產黨黨員。革命運動在國內風起雲湧。城鄉廣大勞動羣衆都在創立自己的革命組織。

朱德當時會指揮一團軍隊，這是華南卓卓有名的軍隊，因為牠特別具有精良的

組織，有嚴整的風紀，有高明的軍事智識。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支軍隊中，有本團長所領導的革命組織存在。士兵與長官皆忠於革命事業，這都是朱德審慎提選出來的。他苦鍛鍊了革命戰鬥員幹部。

朱德由共產黨派送出國了。他在歐洲住了數年，研究各國情形和軍事學，學習外國語。他有非常的才能，在短時期內，便學會了英法德各國文字。旋即又把俄文學會了，朋友們稱他為革命的語言學家。可是他最注重革命戰鬥的理論與實際，他最注 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諸氏關於革命戰爭的著作。他曾埋頭研究十月革命豐富的經驗。

他回國時，向親近的共產黨同志說：「我已學就了，我學得了新智識，將貢獻於我們的事業」。

當時共產黨仍舊派他到華南去，在軍閥部隊中工作。一到那裏，仍舊帶領他原有的一團，不久便升了旅長。隸屬於范石生部下。范石生是雲南有名的軍閥，任朱

德爲顧問。他曾把自己的密謀告訴朱德：他要佔住雲南，廣西，廣東以及華南各省；預定事成之後，他自己爲華南的主人翁，而任朱德爲督軍。

朱德心裏暗自發笑，口頭上同意他的密計，而一面無時不在準備組織革命軍隊。朱德在滇軍與桂軍中，具有公認的威望。故無論軍事智識，滇軍桂軍中無論那個軍官都比不上他。所以後來慢慢傳說朱德是共產黨員，說他「一旅軍隊，是共產黨軍，范石生還置之不信，而認爲朱德只是想『獨立』」。可是，范石生在軍中政治上，一失去朱德，便等於死亡。於是極力挽留朱德，同時他也懂得沒有能力維持朱德的一旅軍隊。

一九二七年八月，賀葉軍隊在南昌起義。朱德便率隊向江西進發，與賀葉軍匯合。從這時候起，朱德的生活與事業便開始了新的階段。

朱德的部隊 從粵北到湘南，沿路經過了猛烈戰爭。農民自衛隊，沿途加入助戰，軍閥部隊中亦有不少士兵，聽到朱德「赤化」的消息，相率來投。一九二八

年四月，中國大革命兩部份戰鬥主力，已匯合於江西寧岡縣井崗山一帶，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匯合。

朱毛的部隊，在寧岡合併了。這兩股革命的人民領袖，經過無數血戰，結成了思想上戰鬥上最緊密的友誼，這已成為人類團結合作的模範。毛澤東把湘贛二省工農游擊隊伍帶到寧岡縣。而湘贛閩粵各處工農游擊隊亦正從四方向寧岡匯合。在革命的旗幟下，集合了人民的戰士，有的拿刀，有的拿棍，有的拿槍，有的拿梭鏢。於是第一次在寧岡奠定了中國英勇紅軍的基礎。在朱毛領導下，編成了紅軍著名的第四軍，這是蘇維埃中國第一支大軍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派朱德為第四軍軍長，毛澤東為第四軍政治委員。

紅軍第四軍軍部接到了增編紅軍的命令。這一個命令是軍事上政治上極其複雜的任務，當時實現這個任務的條件又非常困難。紅四軍當時所佔領的地域，四周都佈滿了國軍，共計有三師，約有三萬五千人，握有最新式的武器，可是紅四軍當時

只有個八戰鬥員，兩千枝步槍，幾架機關槍，和極有限的子彈。

這是中國蘇維埃紅軍遇着最嚴重的第一次試驗。朱德在當時表現了特殊的戰略靈活性，表現了奮不顧身的勇敢。表現了真正革命的英雄氣概。憑他的天才，調度紅四軍，衝出了包圍，出其不意，從後方襲擊對方，一師全被擊潰，其餘兩師，則皇倉而退。這是一次有名的戰爭，紅四軍在這次戰爭中，奪獲了三千枝步槍及其他許多軍用品，因而充實了紅軍的力量。

紅四軍第一次偉大的勝利，已使朱德更能迅速增編新的紅軍，到一九三〇年初，紅四軍已達到二萬戰鬥員。同時其他紅軍，如賀龍，彭德懷，方志敏等軍，也在誕生與發展。可是現代中國紅軍之創立，當然應完全歸功於紅軍第四軍及其領袖朱德毛澤東；他們正確實現了黨在軍事問題上的路線。

朱德的生活，與蘇維埃中國英勇紅軍誕生及發展，具有最密切的聯系。一談到朱德，就不禁要談到紅軍，反之，一談到紅軍，也不禁要談到朱德。朱德所領導的

紅四軍，已發展爲何等偉大的力量，這已明白表現於紅軍初創時所接受的一號命令上：

『命令第三號』

命令第四軍（軍長朱德）自接到命令之日起，在三個月內佔領閩贛邊以下各縣市並肅清反革命的敵軍：零都，瑞金，會昌，南康，信豐，安遠，東固，五華，信甯……並進佔平遠，長汀，寧化等區。

一九三〇年四月十日』

一九三〇年紅軍簡要的報告中，即說到：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號命令第一條，紅四軍已完全執行。我們在命令中所列舉的各縣市中，已幫助勞動人民組織了蘇維埃政權并肅清了民衆的敵人……。

紅軍第四軍軍長 朱 德

政治委員 毛澤東』

中國紅軍，在一九三〇與一九三一年間，已實行改編，紅四軍編爲第一軍團

，朱德被任命爲第一軍團長。一九三一年一月間，在中華蘇維埃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任命朱德爲紅軍總司令兼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在長期不停的戰爭中，實地檢查了他在包圍時所採取的複雜而敏捷的決定，因而增多了他的戰略經驗。他在戰爭中從來沒有遭遇過大失敗。只是有時候，因爲對方軍力佔有特殊優勢，不得不將軍隊引退，以保全實力。

朱德不僅是具有天才的總司令，而且是大無畏的英勇戰士。在向敵軍進攻時，紅軍戰鬥員，遠遠地就看見一個高大的人物，出現在最前線，這就是他們自己的總司令。他常常照顧戰鬥員，特別關心於傷兵的救護，在退兵時，他總是走在最後。

朱德在行軍休止時，常坐近疲乏的戰鬥員身旁，替他們敘述紅軍戰勝了的地方，人民解放了的地方底情形在那裏，新世界的太陽，滿地放射了明耀的光澤。他在空閒時，便向紅軍指揮員講演革命戰爭的戰略與戰術，在這些講演中，充滿了俄國內國戰爭的豐富經驗。這個沉靜的人，往往引起聽講者最緊張的注意力。他的金石

一般的聲音，是中國全體紅軍與勞動人民所熟悉的。對方軍官，在投入中國蘇維埃區以後，常驚嘆說，他們生平才第一次遇見這樣一個指揮員，具有戰略上這樣銳敏的才智，對方的器械——精良而充足，而他與對方作戰，決定理論上最複雜的軍事任務，却極容易，極高明，亦極清楚。他特別懂得培養紅軍幹部之重要，於是在一九三三年，創立紅軍大學，直屬於總參謀部，他親自造就軍事教員，他親自講授第一等的課程，如軍事藝術，革命戰與機動戰的原理，蘇俄國內戰爭經驗等等。

當時叛徒們對紅軍發出卑鄙的謾罵，「預言」紅軍必被消滅或被收買，或自行解體等等。這是叛徒們最無恥的幻想，歷史的發展已把這種幻想打得粉碎了。中國紅軍已發展為強大的力量。人民創造了軍隊，軍隊鍛鍊出了驚人的戰鬥員與天才的指揮員。而撫育這種紅軍的，便是中國鐵一般的人民的真正領袖——朱德毛澤東。

一九三四年末，紅軍已開始從江西向四川移動，實行歷史上有名的西征。當時對方軍力佔有最大的優勢，中國共產黨爲了保存紅軍基本力量，不得不領導紅軍衝

出封鎖綫，攻入活動自如的廣原。

紅軍總司令朱德製定了衝出封鎖綫而舉師西征的計劃。可是，這不是敗退：紅軍已突破了「圍剿」，而在西南廣闊幅圓內建立了龐大的根據地。他們以深思遠慮的軍事行動，粉碎外國軍事顧問的計劃。朱德帶領紅軍越過了有名的高山，渡過了寬深的河流，走過了荒蕪的原野，衝過了敵人的堵截。後來他帶領紅軍攻入四川。這已成爲歷史上最著名的行軍。在這次行軍中，紅軍指揮員與戰鬥員，轉戰四千公里，衝過了贛，粵，湘，桂，黔，滇等省，勢如破竹。在西征路上，沒有打過一次敗仗。

中國千百萬羣衆，已得到真正人民領袖的領導，這是公認的事實，誰也不敢否認。我們只要從許多報紙無數次的記載中摘述一段，就足以說明朱德毛澤東的本質。

「紅軍退出江西，實質上并無損失。吾等不能不承認：朱德毛澤東，特別

賦有戰略的天才。國外軍事專家對之亦不勝驚異。因為他們會相信，朱德及其軍隊，在江西已落了陷阱，無路逃生……」。

這是英文南華晨報（英帝國主義在華最有力的機關報）評述。

朱德正在中國西南部展開了戰線，他回到四川了，回到久別的故鄉。故鄉五千萬兄弟姊妹，都在企望他回來。他來了，民間到處都談論他，紛紛傳說：『朱德回到我們四川了，他是我們的人』。在成都的高山上，站着朱德毛澤東。朱德用望遠鏡向城內眺望，正像民間傳說中所說，他『一眼望百里』。

朱德是中國民族的英雄，自從參加辛亥革命起以至今日，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求得工農生活的改善，奮鬥已三十年了，堅定不移，始終如一。他在「九一八」事變後，曾迭次號召一切軍隊與人民抗日救國。近來他又代表紅軍向全國一切軍隊提議，立即團結一切力量共禦外侮，組織抗日聯軍，實行反日的民族戰爭。

朱德同志是真正民族英雄，獲得了全國廣大勞動羣衆的愛護。廣大人民羣衆都稱他爲中國的伏洛希洛夫。

二 在前線

朱德將軍答允了（大公報）記者的請謁，派人來把記者帶到他的總司令部去。月光底下，穿行了一條長巷，遇到許多農民吸着長管烟袋從農場上回來；又通過一片濃茂的白楊樹，樹根交錯中間，開掘了不少掩蔽壕溝；這村子的外垣的牆頭上，有一個衛兵伴着條長的影子高喝『口令』；轉道進村便是大營所在地，直走到一所磚房的小巷裏，才又會到了最前面的步哨，走進去，原來其中有一所矮矮的小樓，便是第八路軍的戰地總司令部。

坐在會見室內，感到這裏絲毫呼吸不到一點嚴重氣氛。這屋子是有一個大坑佔據了半個房間，自牆上貼着幾幅華北大地圖，靠近窗戶處是一條覆着白布的長桌。和兩條板凳。除了隔室的電話鈴聲頻頻響得有些緊張外，滿院子的少年士兵的嘩笑聲，頓使人感到有如處在一個溫暖的家庭中。

正在和幾位英銳的青年官佐雜話時，朱德將軍推門進來了。記者第一次能和這

偉人握手。今天將軍穿了一套青布的中山裝，帶着青白徽的軍帽，黑褐的面色，嘴吧周圍有着濃濃的新生出來的黑鬚髯。他樸實如農夫，慈和若老嫗，但在爛爛目內射出堅定的光線時，則又嚴肅如鋼鐵。雖然是穿着軍服，可是他在舉止上完全是工農生產者姿態；簡單，誠實，有決斷。

記者首先致敬，因為八路軍的連口勝利，使各方面的軍事頓有轉機。將軍微笑說，這是民衆的勝利，如果再過一個月，各方面的民衆發動起來，我們的勝利一定還會更大。他令記者寫出幾個問題來，便帶上他的黑邊眼鏡，一一加以解釋。他的聲音很低，很沉重，他的句子很短，很簡明。這偉人的臉膛上，不時地還發出真摯的笑。

對於抗戰期間後方應作何事，他這樣回答的——

「我們要動員後方，補充前方！要把後方組織起來。」

「說起動員來，最痛心的是華北特殊化，敵人能在那裏作組織工作，我們反而

不可能，日本在那裏不允許我們有所活動。這點教訓我們要認識。保定以下，晉綏的情形就不同了，不單不抗敵，不逃跑的甲長保長，反而助敵，我們平常只知道紳士們只會辦辦公事，却沒想到他們也會替敵人辦辦公事，繁峙縣的一個公安局長，城陷後，却作了縣長，許多人爲求敵人不殺，出三千元買命，這種種醜事，連日本人也稱爲無恥！

「我們要趕快發動，我們要曉得靠些老官僚救國是不可能的。應當要有熱血，不求升官發財的人來作。十幾年來，各處所組織的民衆，是遇到事情就逃，茫無頭緒。現在我們發動民衆，組織民衆，不是怕他們起來，而是歡迎他們起來。青年羣衆和青年學生最有力量，因爲他們敢作敢打。

「華北羣衆若是有組織，我們軍事失敗不會這樣快，現在的後方已經和過去不同了，若再有了良好的組織，一定會有更大的力量。

「其次，言論應當解放，要各方面多發表些主張，羣策羣力，給他們以自由，

使羣衆有能力來担负國家的事，到今天，決不會再有反抗的事了；此外我們要努力生產，這與羣衆生活有關係，應當設法改善。將來壯丁缺乏，一定要婦女來作農事，可減的稅捐都應減免，而廣大發動起來，工業也是如此；再有，就是抗日不是一兩天天的事，我們的永久計劃仍然要計劃去作，不要靠着現在的一點來應付。

「各種團體應當陸續起來，不必怕他。前綫上最近才曉得需要羣衆，八路軍能夠發動羣衆所以才能打勝仗，這是敢貢獻給友軍的一點。我們要是有了堅強的後援，前方也就有了把握，小小的後退也沒有關係，前方的都不怕，後方還怕什麼？我們盼望切勿妥協，妥協一定亡國。我們一致擁護蔣委員長，長久下去，一切都可以收復，東三省也可拿回來。」

「至於前方的目前需要，是盼望廣大羣衆募寒衣，帽子，鞋子，多送一雙，多有一雙，多送一件，多有一件……」

朱將軍燃燒着一支烟，烟氛中，凝神諦視着記者的第二問。記者因爲曉得將軍

正在寫一本關於新技術的書籍，所以問題是關於戰術之批判及戰爭之前途的。他又緩緩地回答着，當這時，一位同志逕自爬到坑上，入了睡鄉，夜靜極了，從破窗眼向前窺望，可以看到的是一片澄白。

「我們參戰已經有兩個月，也有了些研究和經驗，對於全國一致打敵人很樂觀。

「我們損失雖然大，可是日本的損失并不小，也許比我們還大，若按人口比較，我們的百分數仍然佔優勢。我們失掉許多地方，所得的教訓是要轉變我們的作戰技術！我們要發動全國羣衆作戰！敵人有的是武器，我們有的是人員，敵人有的是火力，我們有的是活力。如果我們以活力碰火力，正爲日本所希望的，不行，我們要利用敵人的缺點而改變戰術。

「敵人的武器，如果交通情形不好，不能用，我們要設法避開新式武器的活動，到最後，人拚人時，兩個拚一個，也值得，而且敵人根本拚不贏我，現在，我們

因爲不明白新式武器，所以越來越胆虛，鬧得不敢還手。這個教訓要使用敵人不能還手的辦法。可能不？可能。我們要使用有些地方，敵人的武器不動，有時不能動。新式武器擺不開，我們則利用刺刀。最有用的東西這時候就變成最無用。

「過去的戰爭不會利用山地，不會作側面戰，更沒有在敵人後方打精神。其實敵人怕見山，我們要喜歡見山。我們有了山，不可敵的器具也就可敵了，破壞了他的交通，斷絕了他的給養，隊伍也就沒有什麼用處了。僅僅是軍隊就可如此，一月後，羣衆起來，只要看見人就是他們的敵人，專來打他後方，有了二三十萬人，華北都可收復了。我們希望每軍都派出點人來打游擊戰，這是大衆的戰爭，我們萬分相信此理。

「我們很樂觀，最近一週的形勢好轉，山地戰使敵人步兵消滅不少。我們曉得板垣師團是敵人的精銳，可是一共也不過二萬人，除了機械駕駛者；實則步兵不過四千多人，行軍就靠這些步兵掩護機械。若是我們消滅了步兵，機械隊伍只是一團

精，我們東在衝打，他們損失一定很大；另外一種經驗，就是側擊，十八日夜襲陽明堡的飛機場是成功了。我們是出其不意的用了一營人，我們雖也有傷亡，可是敵機全滅，飛機師死亡，可說是大勝利。我們要打得他們不能還手，不僅天天奪他們的輜重，破壞他們的車輛，還要射死他們的人，天天能有勝利。使他們天天打不着我們的人，我們天天打他們的人。

「不必太久，羣衆一起來就有辦法。我們這次在平型關作戰是一個大戰，這次能勝利就是因為有羣衆，使敵人的偵探走不進來，等到我們繞到敵人後方，直到我們開火之前，他們還不知道，這完全是羣衆的力量。……我們又有二連人稀稀落落分佈開阻止敵人的增援部隊來到，大戰之後，我們死了四十人，他們死了五百人，這可以證明他們步兵的攻擊力量不強。

「敵人雖然傲慢，不會爬山，可是精巧，會利用地形，而且不繳槍，他們大概因為過去的刺激怕殺頭，要活的太不容易，過去所謂頑強大概在此，並非是步兵怎

辦好。我們只需要有游擊戰，側面戰，不論多少人，來了就敢打。正面我們要守大城守保壘，只修飛機洞就可以，他們步兵上來，我們可以用機關槍手榴彈射擊他，駐軍多至一團，少至一營都可以。盼友軍有這種自信力：多修工事，少數防守，有槍散給民衆。因為我們的前途是羣衆戰，天天破壞，天天消滅，敵人一定要困死。

「我們要在敵人後方支持起來。我們能支持，越持久，越明白，使大家胆壯了，側面戰成功，華北可以保全。我們自己的政治工作使自己團結起來，同時，要指出敵人的矛盾。這樣抗戰前途是樂觀的，是勝利了！」

夜更深了，勤務進來換第三次的茶，將軍依然精神健旺地娓娓談着，說到警句時，將軍欠着身了，銳利的目光從眼鏡中透出來，直視對方，「可能？可能！」他常這樣的自己問答：到了一個段落，他好意地又令勤務去拿梨子來敬客。

三 印象記

「旅客」一到延安，即見城門上的「和平統一，團結禦侮」八個字似乎是用最高度的熱忱在歡迎來客。

朱德——新任的第八路總指揮，（對客）語語不離抗日，他說：「我們在陝北做了種種抗日準備，我們在目前離了抗日不能談別的……我們在萬分困難之中，又辦了「人民抗日軍政學」。一切不願做奴隸的人，都是我們最親切的戰友。」

我們和他談到關於中日戰爭的問題，他非井有條的從政治、經濟、人員、地形、交通五方面作了很詳細新分析。從他和藹的笑容中表現出：中國在中日戰爭中可以得到必然的最後勝利。

戰術和戰略，他也談了不少：「在目前的客觀形勢之下，陣地戰在沿然一帶是不可避免的，中國應當犧牲一切來拚，能守一步就要死守一步，雖則，一城一鎮之得

失是無關宏旨的。我們知道，這樣持久下去，得到全世界的被壓迫者響應，使日本本身的經濟基礎崩潰，我們再利用我們廣大的隊伍，熟悉的地勢，運動的戰術，來獲得勝利；當然，我們不用最大的努力是不行的。」

朱德的言論雖然充滿着學術氣味，可是他的樣子却健壯得像個很粗俗的。他每天和兵士們在一起生活，一起運動，常常抽空打籃球。雖然人已經近六十歲了，可是看起來却很年青。

美國有名女文與家史沫特萊此時正在延安寫朱德的幼年故事，聽說內容是十分充實的，但沒有完成。在丁玲的桌上，放着一冊莫休著的朱德故事，裏面很多談到作戰方面的事情。

丁玲曾告訴我們一個小故事，是很有趣的：

「朱德長於燒飯，他無事的時候喜歡在廚房裏面混。在江西打仗的時候，他有一次被別人捉去，手中還捧着一個鍋，沒有放。別人問他在軍隊中幹什麼事，他說

自己是個「伙夫」。他衣服又破又舊，而且手中捧着個鍋，樣子實在像個伙夫，人家自然會不留心他，並且就是這樣把他釋放了。一直到现在，他仍沒有把這習慣變過，並且他燒的飯是十分好的！」

四 回憶

我認識朱德，是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德國的佛勞克特。那時我在歐洲漫遊到佛勞克特，他適在佛勞克特旅行，這樣，我們就因為了「黃色同胞」之故，而在佛勞克特德里斯旅館里會見了。

「啊啊！你真像魯迅。」我一見他的面，就這樣歡呼起來。我那時雖然已經四十六歲，但總還是像小孩子一樣想到就說，好像朱德並不以為忤，我們就一見如故地暢談了許久，由於這一次見面，我們居然成了莫逆了。

一九二三年會見的時候，他是四十五歲，今年當是五十九歲了。他的身材是長長的，但并不胖，他的面貌簡直活像魯迅。魯迅是文學家，他的容貌又典型地像一位將軍，不錯，他是將軍。

我談到過去，他說了許多過去的事績，像聽歷史故事一樣，我聽得忘記了口

喝。

在民國元年的時候，他做了雲南省城的警察廳長，那時朱培德與金漢鼎都與他同事，金還是他的部下。蔡松坡雲南起義的時候，他在松坡部下當旅長。那時袁世凱派了人去運動他，送他五十萬，要他對松坡倒戈，而且還要給他大官做。但是他拒絕了，他說：

「嘿！那時如果我一倒戈，松坡就束手無策了，因為那時松坡只有三旅人，我自己一旅，還有一旅我也可以操縱。但我決不這樣做。」

一九二六年冬天，我由廣東到了南昌，那天到督署（那時已改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行營）去會蔣介石，在會客室中，會到了我們在佛勞克特認識的朋友朱德。他顯然是蒼老得多了，但精神還是很足。

「啊！好極！老王，又在這里會到你了，你好？」

他一見我就握住了我的手，我的手被握得發疼，但這疼是愉快的，我們起勁的

握了一握手。

從會談中，我纔知道他已被任爲第二十軍楊森部的軍黨代表。

「恭喜！又做官了。」我滑稽地說。

「笑話，笑話！那算什麼？對革命可盡一點責任，但恐怕還不能去。」

於是我們又談了許多關於四川軍隊的情形。

「我并不是想做官，但到四川軍隊里去整頓一下，也是有意義的。一切等會過介石之後再決定。」

隔了四五天，我又在東湖邊的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會到了他，纔知道他到二十軍去已不可能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間，我又到了南昌，那時我們的老朋友朱德，已經做了南昌公安局長了。他在十幾年以前，就做過警察廳長，現在做公安局長，當然是輕車熟路，可以愉快勝任了。不過他那時顯然是很失意的，以他的才略，以他的抱負，當一

個公安局長，當然是委屈的，況且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就是他的老同事，如今他爲一省之主席，而自己却只當一個公安局長。

後來我回到武漢，從江西朋友的來信，知道他已做了第九軍副軍長了，這對於他似乎是較適宜的工作，第九軍軍長金漢鼎是他的舊部，現在部下做了上司，上司做了部下，這似乎是大顛倒了。

後來，朱德做了紅軍司令了。當他在井岡山的時候，朱培德派了楊池生（第九師師長）楊如軒（第三十七師師長）去打他，兩楊的宣傳隊到處貼打倒朱德的標語，後來朱德部下來把朱德兩字中間加一個培字，這標語就成爲打倒朱培德了。兩楊部隊來的時候，也把培字塗去，如此反復塗寫，終於朱培德被調任了。

我和朱德的會見，前後十次，我覺得他是一個堅忍耐勞的人。他做事很負責，學問也還不壞，據說他的軍事學識很好，政治學識也在水平線上，同時他又喜愛文學，他能够懂英德法日各國文學與語言。

五 論日軍

在十月廿四日，太原淪陷以前，（中國審判氏評論報）記者曾訪問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將軍，據他說八路軍已將大同以南的日軍切斷，並俘獲大批槍械及軍火，幾乎足夠重新武裝他的部隊。他們靠了游擊戰術在一次戰事中殺死了二千左右日軍，在隨後幾次接戰中又殺死日軍四五千。據說八路軍自己的損失還不到一千人。在十月十八日，在雁門關，第八路軍曾進攻日軍機場，毀壞了廿一架飛機，祇留了三架在場中。尤其有興趣的是朱德對日軍的優點及劣點的估計，據他說，日軍的優點是：

（一）武器比我們的優良，而且他很會使用這些武器。（二）他們能將軍事計劃保守秘密。（三）他們不肯繳鎗，一直要戰鬥到自己被殺死。但這是有幾個原因的。他們之所以不繳槍是因為他們怕死。他們屠殺了這樣多的中國人民，他們以為被我們俘獲後，我們一定要殺死他們。同時他們也受了官長的宣傳，以為中國人殺

死所有的俘虜。(四)他們能按照預定計劃做去。(五)當他們退却時，他們比中國人退得還要快。(六)他們能很快地將援軍開來。

他們的弱點是：

(一)目前他們的戰鬥精神極差，尤其是在士兵中。(二)日本士兵不喜歡築防禦工事。(三)因為他們在數量上少於中國軍隊，所以日本情報處的工作很滯緩。還有一個理由，是日本人相信可以很容易地打敗中國人，所以他們可以從容不迫地幹。(四)日軍的動作，尤其在爬山時實不及中國人迅速。(五)日軍的一個根本弱點，就是他們怕拚。

六 抗戰到底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朱德發表了以下的主張：——

近衛上台以後，日本內閣與法西斯蒂密切地聯系起來，完全執行着陸軍省的橫蠻意志，企圖實現吞滅中國，企圖以侵略中國來挽救日本國內又在醞釀着的經濟危機，來轉移日本人民對於社會不安的視線。牠乘着英國被纏繞在德義進攻西班牙的戰爭中無暇兼顧其他方面時，乘着美國暫時還無充分力量問津遠東問題，還乘着英美對澳洲設防問題之不能妥協，乘着英法地中海問題之不能妥協時，乘着中國雖告統一但國共合作還未完全進至具體狀況的時候，首先在堪察資及柴那摩哈兩島附近轟擊蘇聯艦隊，企圖以聲東擊西進攻蘇聯的空氣來買得各帝國主義對日的好感，作為牠對於華北的新進攻的烟幕彈。果然日帝國主義者正這個烟幕下在蘆溝橋放起了第二個「九一八」的號砲，以一切近代所具有的武器向我們的中華兒女大量

屠殺了。

現在的中國已不像從前了，牠已有了和平統一一致抗戰的決心。牠知道，血的侵略只有以血的還擊來回答！

直到現在還在許多人被恐日痛苦惱着，恫嚇着。在全國人民大眾羣起奔赴抗日巨流的時候，這些人們還是匍匐於恐日病的恫嚇下戰慄着，堅持着中國不能與日寇抗戰，因而還應繼續妥協退讓，去的謬見。無疑地這一條反動的壩堤，阻當了抗日巨濤的奔流，客觀上盡了日本內奸的作用。我們要告訴這些人們，日本並不是那樣可怕的。

以日本的軍事狀況言，日本軍閥對於牠們的軍隊，時時引以自豪。我們也承認牠在組織上，武器上都是有着相當的強點。但是根據一家德國報紙的估計，日本現役的軍隊，連『滿洲』的與駐在中國邊界的共有一百二十萬的數目。也許這個數目是誇大了一些。即使這個數目是真確的，拿這些軍隊一方面對付蘇聯，一方面又在冗

長的戰綫上進攻中國，這顯然是不夠的。根據另一德國軍事家的估計，日本能夠動員的軍隊只有二百五十萬人，這要拿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率——無疑地今後戰爭的死亡率將要大多少倍——來比較，這點軍隊不能夠支持怎樣長久，亦不能布置在廣大地區上的。日本軍隊的戰鬥力也還有問題。日本近三十年來沒經過甚麼戰爭，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早已是歷史上的陳跡。趾高氣揚的日本軍官多是些紙上談兵的「英雄們」，運用到實際的戰爭裏不免便有些問題。淞滬「二二八」的戰爭及日軍在東三省剿擊義勇軍常常敗北的事實便是活的例子，不要再狂妄吧，現在的中國兵已不是中日之戰的那時候了。

有人說，日本的兵士有很大的耐苦的作戰能力。這且讓日本軍閥來自供，前陸相寺內說：「一九三五年每一千人中有四百個人因為體質不佳的原故而免除兵役。」積極提倡軍事訓練與體育的日本，為甚麼有這麼大數目的體質不佳的國民？一言以蔽之，儘管日本財閥及軍閥等等少數吃人的怎樣腦滿腸肥，但是佔着全國人民

最大多數的受壓迫受剝削太過的工農大眾，是吃不飽飯！驅使這些飢餓的，體質不佳的兵士作戰，只有狂妄的日本軍閥會自欺欺人地相信他們的戰鬥力吧。不只此也，日本兵士多是出身自工農大眾，特別一農民。他們雖然一時期地受軍閥的欺騙宣傳，曾在「滿洲」替天皇——日本財閥軍閥及一切反動勢力的幌子——出了一些力，但他們所獲得的依然是悲慘的失業，苦痛的飢餓與死亡。當日本的大財閥們從滿洲吸取了大量的財富時，日本工農大眾的貧困絲毫未得到解決。這刺激着他們深思到戰爭的利益只是屬於財閥軍閥及地主貴族的，人民們除了供給重大的戰費負擔與炮灰的作用之外一無所得。這種階級意識的覺醒將更會動搖日本軍隊的軍心，他們終會從「忠於天皇」的泥坑中自拔——來倒轉槍頭向着他們的天皇，財閥，軍閥以及一切好戰的反動勢力開火吧。淞滬戰爭中一部份日軍的共變可為明證。

上述的這些情形已引起日本社會的極度不安。社會大眾黨在這次選舉中的勝利便是成現着人民厭棄戰爭企圖以另一方法找求出路的表現。人民陣線在日本的抬頭

亦是爲了這個原因，不只工農大眾，知識份子及小資產階級，甚至一部份中等資產階級也加入了這個人民陣線。不錯，近衛內閣的上台更與日本軍閥接近，更增加了法西斯蒂的勢力，但是法西斯蒂勢力的增強，實際上亦是成現着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削弱而採取對內的恐怖政策與對外的戰爭政策這種自殺的末路呵！我們自然不應忽視日本強盜那強大的侵略力量，這將會犯輕視敵人的嚴重錯誤；但是我們將會犯更嚴重錯誤，如果過分估計日本強盜的力量，加重了所謂恐日病，對於日本侵略不敢作半些抵抗之想，妥協，退讓，結果是束手待斃！

所謂恐日病只是自己腦子裏的魔鬼造出來的，日本并不是那麼可怕的怪物，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牢牢地記着！

過去的錯誤政策我們不必再批評，而且單是批評過去的錯誤也是不中用的。現在怎樣來抗戰是我們全國同胞惟一的急務！

附 錄

關於八路軍的種種

(一)

我去山西是和一二九師（八路軍）同走的，沿途老百姓對我們很好，他們聽到八路軍勝利的消息，就誇大起來說，八路軍已經打下大同，南口，接近北平了，從這誇大中可以看出羣衆對八路軍的信仰。

在八路軍所經過的路上，羣衆成千成萬的担着慰勞品到八路軍的隊伍裡面去，而八路軍的政治宣傳和演戲都大大的感動了羣衆，當八路軍渡河時，一個漢奸縣長延遲八路軍的渡河，八路軍渡河以後，便捉住這個縣長，開羣衆大會來宣佈他的罪狀，羣衆熱烈鼓掌歡迎，就在這個會上，一個鄉下老頭子出來講話，揭發了這個縣

長過去的一切惡行，許多的年青人加入了八路軍，到了另一個地方，一個從山東派來的偵探，也給八路軍捉到了，也公開在羣衆大會中審判。這偵探說，他的任務是在偵探八路軍的情形，是不是很能打仗。

八路軍部隊裏的抗戰情緒是非常高的，一二九師的戰士們，聽到了前方勝利的消息，急得什麼似的，他們都說「趕快到前方去同他們進行「作戰競賽！」」羣衆見到一二九師總是說，前邊過去的八路軍部隊「同」他們如何如何好，他們也「同」八路軍怎樣怎樣好，總是表現了非常親熱的，「一家人」的純情。不僅這樣，就是最頑固的外國傳教士，這時也來稱讚八路軍，他問我關於八路軍的事，我的回答是：「八路軍就在你的眼前，你自己看好啦！」我覺得這時用不着和他做另外的解釋或說明。

在部隊坐上火車，經過每個火車站的時候，有許多人來送開水，而且擁擠不堪。在一個小縣的車站上，一個老頭子挑着兩水担子，邊走邊喊：「喝開水，打日本

「喝開水，打日本！」……表現得非常的快樂和興奮。有些村莊的羣衆，簡直自己跑來找八路軍教他們「打游擊戰爭」。他們說，給他們學好了，他們一定會打敗日本的，丁玲女士的戰地服務團，每到一個地方演戲，也總是給羣衆追問：「丁玲同志，教我們打游擊戰爭罷！」弄得丁玲同志無法答覆。

我到太原，天已經黑了，想起在這樣的時候，進城一定有很大的麻煩，可是因為我戴了頂紅軍帽子，衛兵連問也不問就放我進城了，後來我才曉得在太原羣衆也好軍隊也好，都以為只要是「八路軍」，什麼都沒有問題的，「八路軍」並不是「客」而是太原的「自己人」，在一次大會上，周恩來講演後，羣衆的鼓掌足足有十分鐘。對於戰地服務團，他們也不放走，要求他們至少要在太原停留一禮拜。

在太原，捉到逃兵總是馬上執行槍決的，一次，一個八路軍的戰士不戴符號出去，被認為是逃兵，也要拿去槍決，幸好他們在那戰士的衣領上發現了過去時候紅軍用的紅布頸統，他們於是轉而深信他決不是逃兵，馬上反把那位戰士放了。他們

有一條天經地義的真理，八路軍是不會有「逃兵」的。

(二)

當我找到八路軍司令部門口，嚇了一大跳！因為這明明是一個「日本軍」司令部而不像八路軍司令部，正在遲疑不決的時候，恰好看見個熟人，我才敢放心走進去。到裏面一看，到處堆滿了繳來的勝利品。吃的，用的，穿的，一切都是搶來日本的。我這才明白，爲甚麼八路軍的司令部倒像日本的司令部，八路軍的戰士看去倒和日本士兵相差不遠了。

「大戰平型關」，是大家知道的事，參加這次作戰的日本軍隊，正是他們國內著名的板垣第五師團，但這回給八路軍完全打崩了他的一個旅。不過那些士兵所受的法國教育的確很深，當八路軍的戰士們很和氣的捉俘虜的時候，他們兵士仍不屈服，仍拿起刺刀來跟我們拚，許大戰員不防備，就這時受傷了，但在這次戰鬥中，我們也有些小小的趣事。

在他們打死的隨軍記者身邊，搜出了許多未洗的照片，戰士們不知道，都拿在太陽光下看，想知道這是些什麼。結果倒什麼都沒有了，當把日本部隊完全打坍了的時候，許多紅色戰士，舊興奮的和藹的招呼日本士兵，「老鄉，繳槍呀！」「老鄉，繳槍呀，」他們竟忘記了雖然外國的士兵也是我們的兄弟，然而究竟不是「老鄉」而且就認他做老鄉，他們也不懂，還有戰鬥員們奪得了無數的紅皮鞋，他們都不喜歡，說穿起來一點也不方便，所以一穿都拋了。

陽明堡的襲擊，那天晚上，是由我們最善于夜襲的兩個連担任的。那時停在那里的日本有二十五架飛機，他們保衛飛機的兵力是一個營，我們的兩個連則從兩面去襲，一從正面，一從側面，結果是飛機全部着火，而我們全部安全退去，「第二天去看，只有五架還像飛機，其餘二十架已經變成一堆不能認識的東西了。」——這是一個連長親口告訴我的。他是一個青年同志。

太原北面的戰綫，日軍的三條交通綫都給八路軍截斷了。到我離開那里的時候

，日本軍已經沒有了汽車的運輸，而只好用騾車了，但騾車也還是一樣的要截獲，後來他們就使用飛機運輸。但是飛機拋東西是并不怎樣準確的，所以常常拋在我軍的部隊裏。

現在來說說我們檢到的日記。一個高級長官的日記上寫着：「我們作戰的地區正是紅軍出沒的地區，提到紅軍我就頭痛。」另外一個下級官兵的日記，第一天記他出發在路上的痛苦跋涉情形；第二天他想念他的家庭；第三天記他的苦悶；第四天記他偷吃老百姓鷄子的那頓晚餐的豐富；而在第五天……給我們打死了。

我們前方的部隊，總說打日本反比打內仗好，收獲的東西也多。一次我們的一個班和敵人的一個連遭遇，把他們全都消滅。結果每人穿上兩件黃呢大衣，肩上海軍兩件。但因為太多，後來又拋掉了。自然，在另一面，前方也是非常堅苦的，但是因為他們情緒很高，不拿這些當一回事，却不覺得似的。

因為是對日作戰，所以八路軍在前方組織了一個「對日作戰工作部」這裡邊工作

些同志，都是從日本回來的同志和朝鮮同志，他們不斷的發出許許多多日文宣傳品，這些宣傳品引起了「華北駐屯軍」的恐慌，就像八路軍的戰士們給他們的恐慌一樣。

八路軍每經過一個地方，無論縣城或村莊，總要留幾個老於游擊戰術的同志在那裏。哪處的游擊戰，到處都碰到襲擊，敵人雖跑到那里都不平安。……

八路軍一次收到了一個電報，是「華北駐屯軍司令部」給他的部隊的，內中說以後對付紅軍非用毒瓦斯不可！

(三十)

我要離開山西的時候，給八路軍要得一張護照，由于這張護照，我就非常順利的離開了山西。在歸途上，旅店裏，馬路上，火車中。……到處都聽得「八路軍」的熱心的傳說，但這些熱心的傳說，正確的說來，都是些表示廣大民衆內心願望「神話」。……

中央和山西的士_兵們都了解八路軍作戰的情形，知道八路軍爲甚麼會打勝仗，

而且知道『要八路軍怎樣才能打勝仗。』太原國民黨傷兵醫院醫好了的傷兵，總是跑到八路軍司令部來要求加入紅軍。

一路上的華北難民，也了解八路軍的情形，在他們中間，也同樣流行着『八路軍』『八路軍』……的故事。（西聖）